

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百戰奇略 第二卷

眾戰

凡戰，若我眾敵寡，不可戰於險阻之間，須要平易寬廣之地。聞鼓則進，聞金則止，無有不勝。法曰：「用眾進止。」

晉太元時，秦苻堅進屯壽陽，列陣淝水，與晉將謝元相拒。元使謂苻堅曰：「君遠涉吾境，而臨水為陣，是不欲速戰。請君少卻，令將士得周旋，僕與諸君緩轡而觀之，不亦樂乎！」堅眾皆曰：「宜阻淝水，莫令得上。我眾彼寡，勢必萬全。」堅曰：「但卻軍，令得過，而我以鐵騎數萬向水，逼而殺之。」融亦以為然。遂麾兵卻，眾因亂而不能止。於是，元與謝琰、桓伊等，以精銳八千渡淝水，石軍拒張嶷，小退。元、琰仍進兵大戰淝水南，堅眾大潰。

寡戰

凡戰，若以寡敵眾，必以日暮，或伏於深草，或邀於隘路，戰則必勝。法曰：「用少者務隘。」

《北史》：西魏大統三年，東魏將高歡渡河，逼華州，刺史王羆嚴守，乃涉洛，軍於許原西。西魏遣將宇文泰拒之。泰至渭南，集諸州兵，未會。諸將以眾寡不敵，請且待歡更西以觀之。泰曰：「歡若至咸陽，人皆轉搔擾。今其新至，可擊之。」即造浮橋於渭南，軍士齎三日糧，輕騎渡渭，輜重自渭南夾渭而西。□月壬辰，至沙苑，距齊軍六□餘里。高歡率兵來會。候騎告齊兵至，泰召諸將議。李弼曰：「彼眾我寡，不可平地置陣。此東□里，有渭曲，可先據以待之。」遂進至渭曲，背水東西為陣，李弼為右拒，趙貴為左拒。命將士皆偃戈於葭蘆之中，聞鼓聲而起。日晡，齊軍至，望見軍少，爭進，卒亂而不成列。兵將交，泰鳴鼓，士卒皆起。於謹等以大軍與之合戰，李弼等率鐵騎橫擊之，絕其軍為二，遂大破之。」

愛戰

凡與敵戰，士卒寧進死，而不肯退生者，皆將恩惠使然也。三軍知在上之人愛我如子之至，則我之愛上也如父之極。故陷危亡之地，而無不願死以報上之德。法曰：「視民如愛子，故可與之俱死。」

戰國魏將吳起為西河守，與士卒最下者同衣食。臥不設席，行不乘騎，親裹贏糧，與士卒分勞苦。卒有病疽者，起為吮之。卒母聞而哭之。或曰：「子，卒也，而將軍自吮其疽，何哭也？」母曰：「非然也。往年吳公吮其父，其父戰不旋踵，遂死於敵。吳公今又吮其子，妾不知其死所矣。是以哭之。」文侯以吳起用兵廉平，得士卒心，使守西河，與諸侯大戰七□六，全勝六□四。

威戰

凡與敵戰，士卒前進而不敢退後，是畏我而不畏敵也。若敢退而不敢進者，是畏敵而不畏我也。將使士卒赴湯蹈火而不違者，是威嚴使然也。法曰：「威克厥愛允濟。」

春秋齊景公時，晉伐阿、鄆，而燕侵河上，齊師敗績。景公患之。晏嬰乃薦田穰苴，曰：「穰苴雖田氏庶孽，然其人文能附眾，武能威敵，願君試之。」景公乃召穰苴，與語軍事，大悅之，以為將軍，將兵捍燕、晉之師。穰苴曰：「臣素卑賤，君擢之闕伍之中，加之大夫之上，士卒未附，百姓不親，人微權輕，願得君之寵臣，國之所尊，以監軍，乃可。」於是，景公許之，使莊賈往。穰苴既辭，與莊賈約：「旦日日中會軍門。」穰苴先馳至軍中，立表下漏待賈。賈素驕貴，以為將己之軍而已為監，不甚急，親戚左右送之，留飲。日中而賈不至。穰苴則僕表決漏，入，行軍勒兵，申明約束。約束既定，夕時，賈乃至。穰苴曰：「何為後期？」賈對曰：「不佞，大夫親戚送之，故留。」穰苴曰：「將受命之日則忘其家，臨陣約束則忘其親，援枹鼓之急則忘其身。今敵國深侵，邦內騷動，士卒暴露於境，君寢不安席，食不甘味，百姓之命皆垂於君，何謂相送乎？」召軍正問曰：「軍法期而後至者云何？」對曰：「當斬。」賈懼，使人馳報景公，請救。既往，未及返，於是遂斬莊賈以徇三軍。三軍皆震栗。久之，景公遣使持節救賈，馳入軍中。穰苴曰：「將在軍，君命有所不受。」問軍正曰：「軍中不馳，今使者云何？」對曰：「當斬。」使者大懼。穰苴曰：「君之使不可殺之。」乃殺其僕、車之左馱、馬之左驂，以徇三軍。遣使者還報，然後行事。士卒次舍、井灶、飲食、問疾、醫藥、身自拊循之。悉取將軍之資糧，以享士卒，身與士卒平分糧食，最比其羸弱者。三日而後勒兵。病者皆求行，爭奮出為之赴戰。晉師聞之，為罷去；燕師聞之，渡河而解。於是，穰苴乃率眾追擊之，遂取所亡邦內故境，率兵而歸。

賞戰

凡高城深池，矢石繁下，士卒爭先登；白刃始合，士卒爭先赴者，必誘之以重賞，則敵無不克焉。法曰：「重賞之下，必有勇夫。」

漢末大將曹操，每攻城破邑，得靡麗之物，則悉以賞有功者。若勛勞宜賞，不吝千金。無功妄施，分毫不與。故能每戰必勝。

罰戰

凡戰，使士卒遇敵敢進而不敢退，退一寸者，必懲之以重刑，故可以取勝也。法曰：「罰不遷列。」

隋大將楊素，御戎嚴整，有犯軍令者，立斬之，無所寬貸。每將對敵，輒求人過失而斬之，多者百餘人，少者不下□數人。流血盈前，言笑自若。及其對陣，先令三百人赴敵，陷陣則已，如不能陷陣而還者，無問多少，悉斬之。又令二三百人復進，還如向者。將士股栗，有必死之心，由是戰無不勝。

主戰

凡戰，若彼為客、我為主，不可輕戰。為吾兵安，士卒顧家，當集人聚谷，保城備險，絕其糧道。彼挑戰不得，轉輸不至，候其困敝擊之，必勝。法曰：「自戰其地為散地。」

《晉書》：後魏武帝，親征後燕慕容德於鄴城，前軍大敗績。德又欲攻之，別駕韓■進曰：「古人先決勝廟堂，然後攻戰。今魏不可擊者四，燕不宜動者三。」德曰：「何故？」曰：「魏垂軍遠入，利在野戰，一不可擊也。深入近畿，致其死地，二不可擊也。前鋒既敗，後陣必固，三不可擊也。彼眾我寡，四不可擊也。官軍自戰其地，一不宜動。動而不勝，眾心難固，二不宜動。城隍未修，敵來無備，三不宜動。此皆兵家所忌，不如深溝高壘，以佚待勞。彼千里餽糧，野無所掠，久則三軍靡費，則士卒多斃，

師老孳生，起而圖之，可以捷也。」德曰：「■別駕之言，真良、平策也。」

客戰

凡戰，若彼為主、我為客，唯務深入。深入，則為主者不能勝也。謂客在重地，主在散地故耳。法曰：「深入則專。」

漢韓信、張耳以兵數萬，欲東下井陘擊趙。趙王及成安君陳餘聚兵井陘口，眾號二萬。廣武君李左車說成安君曰：「聞漢韓信涉西河，虜魏豹，擒夏悅，新喋血闕與。今乃輔以張耳，議欲以下趙，此乘勝而去國遠門，其鋒不可當。臣聞千里餽糧，士有飢色，樵蘇後爨，師不宿飽。今井陘之道，車不得方軌，騎不得成列，行數百里，其勢糧食必在其後。願足下假臣奇兵三萬人，從間道絕其輜重，足下深溝高壘勿與戰。彼前不能鬥，退不能還，吾奇兵絕其後，使野無所掠，不日，兩將之頭可懸麾下。願君留意臣之計。否則，必為所擒。」成安君自以為義兵不用詐謀奇計，不聽，果被殺。

強戰

凡與敵戰，若我眾強，可偽示怯弱以誘之，敵必輕來與我戰，吾以銳卒擊之，其軍必敗。法曰：「能而示之不能。」

戰國趙將李牧，常居代、雁門，備匈奴。以便宜置吏，市租皆輸入幕府，為士卒費。日擊數牛享士，習騎射，謹烽火，多間諜，厚遇戰士，約曰：「匈奴入盜，急入收保，有敢捕虜者斬。」匈奴每入盜，輒入收保，不與戰。如是數歲，無所亡失。然匈奴以李牧為怯，雖趙邊兵亦以為吾將怯。趙王謂李牧，李牧如故。趙王召之，使人代牧將。歲餘，匈奴來，每出戰，數不利，死亡多，邊不得田畜。於是，復請牧。牧稱疾，杜門不出，趙王乃復強起使將兵。牧曰：「若用臣，臣如前，乃敢奉命。」王許之。李牧遂往，至，如故約。匈奴來無所得，終以為怯。邊士日得賞賜不用，皆願一戰。於是，乃具選車得一千三百乘，選騎得一萬三千匹、百金之士五萬人、控弦者萬餘人，悉勒兵習戰，大縱畜牧，人民滿野。匈奴來，佯敗不勝，以數千人委之。單于聞之，大率眾來入。李牧多為奇陣，張左右翼以擊之，大破之，殺匈奴萬餘騎，單于奔走。其後餘歲，匈奴不敢犯趙邊。

弱戰

凡戰，若敵眾我寡，敵強我弱，須多設旌旗，倍增火灶，示強於敵，使彼莫能測我眾寡、強弱之勢，則敵必不輕與我戰，我可速去，則全軍遠害。法曰：「強弱，形也。」

後漢，羌胡反，寇武都，鄧太后以虞詡有將帥之略，遷武都太守。羌乃率眾數千，遮詡於陳倉、嶠谷，詡即停軍不進，而宣言上書請兵，須到當發。羌聞之，乃分抄傍縣。詡因其兵散，日夜進道，兼行百餘里。令吏士各作兩灶，日增倍之，羌不敢逼。或問曰：「孫臏減灶而君增之。兵法日行不過三千里，以戒不虞，而今日且行二百里，何也？」詡曰：「虜眾多，吾兵少。虜見吾灶日增，必謂郡兵來迎。眾多行速，必憚追我。孫臏見弱，吾今示強，勢有不同故也。」